

回归之路

● 辛光武

青藏高原的热土养育了无数的莘莘学子，在这块高大峻险的地球峰原上，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学子，在中科院所设的科研单位西高所内，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西高所向来人才济济。记得，就是在那停产闹革命的几年，全国齐声高唱红色歌，城市农村大演样板戏，无论是居委会，工厂车间，还是农村人民公社，都被要求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排自演，为革命进行到底鼓士气；就连我们去新疆的火车上，也被车长发动组织临时演出队，为旅客演奏、唱歌、跳忠字舞，还唱京剧样板戏选段。

当然了，我们研究所也在所不辞，我所有演员才能的苏悌之、张宝琛、李秉文等，我也充个数，盐湖研究所出乐队，敲锣打鼓，笛子、二胡、小提琴和手风琴全有。大家除了完成野外考察任务或室内试验工作之余，拼着一股革命热情，自己编排小话剧、样板戏片段、相声、贤孝之外，还有器乐合奏、二胡、手风琴独奏，其中器乐三重奏、男声小合唱和独唱都比较有水平。

演员中的苏悌之，是我们的主力。他原籍云南昆明，在南开大学读生物专业时，由于天生一副好嗓子，有很高的艺术

修养，钟爱外国文学，经常代表学校文艺队，在各种场合朗诵诗歌或配乐散文，颇具大家风度。他的声音纯真浑厚，鼻腔共鸣与胸腔共鸣结合得相当完美，朗诵时又对诗文内涵有深透理解，使听者闻之，是一种艺术享受。

西高所大院里，科研人员为了排遣分析化验室和野外生活的单调重复与艰辛孤寂，处处充满了各种小幽默。有些喜欢开玩笑的人，便抓住同事们的这样那样的特征，在背后起外号，比如“聋子”、“鼠眼”“乌鸦”、“麻雀”、“糖葫芦”、“林胖子”、“菜包子”等等，因此，我们经常开玩笑，叫苏悌之为“蹄子”。

悌之1965初年来到西高所，分配到农业研究室工作。在一次研究所新年晚会上他代表农业室共青团员朗诵了一首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1832年所写的短诗：《帆》，这首诗抒发渴望自由、呼唤斗争的热烈情感，预示暴风雨就要来了。“蹄子”铿锵有力的词语，充满感情的声调，让大家振奋而又陶醉。

在农业研究方面，他注重危害粮食作物产量的病虫害，对穗螨进行了深入调查和观察，写出了“中国穗螨属初记”“禾谷穗螨中穗螨与病原菌共生关系的研究”

“青海三种穗螨生活史的研究”，起点较高，分别发表在《昆虫学报》和《植物病理学报》；参加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螨类》一书的编写，其中，他撰写了“穗螨”一章，价值不小。他还为当时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地区高原春小麦高产生理方面进行研究，多次前往香日德在试验田和农民的高产小麦地里，顶着烈日，仔细观察分析，写出了“青海香日德春小麦高产的生理特征分析”论文，发表于《作物学报》。

1978年，“蹄子”调离西高所到北京营养源研究所，从事新蛋白饲料资源的开发研究。三年后，他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密西根大学生化系深造。他勤奋好学，这里的生物化学酶的研究水平是第一流的。他那内向而又忧郁的艺术气质的性格，有时默默无言，沉静在对世态炎凉的环顾与思考中，有时又会发出开朗的笑声，给别人讲一些带点幽默色彩的故事和笑话。这会使他长时间沉迷于研究室的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的释放。但他通晓了那些深奥的分子结构的美丽图像与变动的旋律后，他的一些论文发表了，他掌握了先进的生物化学酶研究方法。学成回国后，1984年，他担任了北京营养源研究所的业务副所长，晋升为副研究员，并荣任联合国粮农开发署中国项目主任要职。1988年他代表中国粮农组织，前往古巴哈瓦那出席联合国举办的粮农组织国际会议，在会上向世界报告了中国项目进展情况。

后来，他带领学生开展了猪生长激素基因的克隆、表达及家畜生长促进剂的开发研究项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三年后，他为了进一步提高和掌握国际先进新技术，再度赴美，在密西根大学

生化系任研究员，从事氨基酸运输、分子生物学研究。他是个脚踏实地的好“蹄子”，他的研究成果昭示后，被人们认可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学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论文，受到了美国科学家的关注，他在国外先后发表高水平论文30余篇。申报了专利4项。

中国人在境外，总是有一种莫名的闷，尤其是在繁忙工作之余退；随着年纪的增大，时常在梦里会回闪出年轻时期的许多事儿来，那些难以忘怀的人或事情，会使得你哈哈笑醒，也会使你泪流涟涟。尤其是这片高原沃土，难以在电视节目中间见到，更让这个具有诗心的海外游子，长相思，久相恋。

一次偶然的机缘，我知晓了他的网络邮址。卫星架桥，我们便有了随缘交流往事的乐趣。有时候，他传给我制作精良优美的绘画摄影片，有时候在互致祝贺的时节，顺便提示一些保护眼睛的简单方法。一次，“蹄子”告诉我经常坐在电脑前写作的人，应该按摩左右拇指第一关节的明眼、凤眼、大空骨穴位，经过20天就会产生明显的明目聪耳的作用。

一次，“蹄子”可能经历过很多困惑和人间非难之事，感慨之余，借题畅谈，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行”。有基本良知的人，此说都会苟同。“蹄子”平时言语不多，但他心知肚明，欣赏坦率真诚的人。不像有些人，仰仗权力压制有才苦干的人；不像有些人，使用软刀子杀人手段伤人害人；有些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粒中砂砾或是新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曾期待的伤痛。在温文尔雅的知识界，常有消不尽的丑石杂草，像那游艺场上的老妇人，总有返老还童的绝技。

苏梯之在美国工作久了，依然保留着中国人善良诚挚的品行，交友谨慎，往来讲义。有次来信，他谈到近期所读一书的感想，摘其撮要与我，等于是讲了一个“给牛吃牛肉的故事”。这位作者原是一个爆发起家的养殖大亨，在美国北方占有很大面积的良好牧场。美国拥有9千万只牛。他在年老病重之际，良心发现，回忆写作，疼揭自己从前的过失和罪孽。他在1995年时，为了节约牧草，使用了500万吨高浓缩饲料，仅在阿肯斯州养殖场，每年平均要喂食牛吃500多吨的鸡粪。他的一个小分场的场主说，他用养鸡场的745吨鸡粪加上少量的黄豆壳混合后，喂给800头牛，结果由于出血性大肠杆菌这类微生物原因，使牛得了狂犬病。这些病牛又被充分利用。美国每年有10万头牛在前一晚上好端端的，但到了第二天大早，却发现暴毙于牛舍中，这些牛尸都被打磨成粉末，然后再混入饲料喂给其它牛吃。如果其中有一头是狂牛病症（即海绵样恼病症，亦叫疯牛病），就会立即传给所有的牛。

养殖场老板为了让牛在出栏前长得又肥又壮，到了后期，喂食动物浮油，他们将所有被打死病亡的任何动物，像狗、猫、鼠、鸡以及人们的种种宠物尸体，收集起来，有肉有皮有骨，炼制取油，上好的浮油被用来制作各种化妆品，其次制作润滑油和肥皂，再次，制作成蜡烛和石蜡等。最后将剩余杂质混合入浓缩饲料，结果，牛被营养品养成肥得像一颗颗奶油球，然后进入市场，满足那些喜欢吃肥牛肉的顾客。

他勇敢地讲出了养牛场的实情。真相被媒体披露后，美国人愤怒了！怪哉，原

来有那么多肥胖症，这种黑心牛肉戕害了无数男女老少！西欧人、英国人生气了，他们拒绝进口美国牛肉，理由是你们的牛群有疯牛病。

苏梯之曾经多年从事营养学、饲料添加剂、牲畜生长促进剂研究，他所讲的美国故事，我们有些人也不是曾经津津乐道过吗？

他有时候也传发过来一些警句，小小的幽默故事，还有那表现炎黄中华民族的桥的建筑，丰富多彩的端午节粽子，云贵高原的丰富花卉，还有介绍美国一些民间生活小区，悠闲自然的居住环境。有那么一条小路，在浓郁的林草丛中穿过，走向深远迷蒙的高山峻岭，尽管云雾缭绕，尽管道路曲折。我陡然似乎想起，这是咱们的“蹄子”有了思乡之念。

我发问：“你难道没有过叶落归根的想法吗？”

他很快回复：“啊，回家？那得有个家呀！”

是啊，出国在外的游子们，谁个没有这种思念？在北京安置一个家，那儿房价多高！行吗？

因此，我想起文人高尚友谊的一桩美谈。钱钟书和沈从文是好朋友，虽然同居一个大院，但不常见面，他们却把对方时时放在心上。有时打个电话，有时开会遇到一起，互致寒暄；有时，沈从文把从家乡捎来的新茶和竹笋，悄悄地放到钱钟书家门外的台阶上，回去电话告知，钱老去拿。是啊，有些朋友虽然不常联系，他们却互相怀有特殊的情感，那是需要心存好意。

回家之路好远好长！

【责任编辑 阿朝阳】